

■本报记者 许阳

两个帆布袋,一个双肩包,大二学子邵博阳,直奔“淘书乐”,闷头开始搜寻,“锁定”心仪的二手书,赶紧收纳进包里,再一起带到收银台……今年上海书展,有一处展区热度飙升,人气高涨,那就是上海图书公司旗下上海旧书店设立的“淘书乐”专区。

“旧书与读者的相遇,更像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缘分。”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洪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旧书收购是上海图书公司的特色业务,这是沪上其他书店鲜有的。“老板旧书在市面上存量稀少,这注定了该类图书在销量和利润方面对公司的贡献有限。但在不少爱书人眼中,旧书又不只是一本印刷物,更是一段被封印的历史,拥有极大的‘考古’信息量。”石洪颖感叹:书的生命,是作者和读者共同赋予的,二手书更是在“循环低碳”理念下延续一本书的生命,“很多书可遇不可求,与有缘的旧书不期而遇,恰是淘书的乐趣所在”。

旧书“圈粉”,工作人员“连补货都挤不进去”

记者在“淘书乐”现场看到,展区人头攒动,之间的过道水泄不通,最高峰时工作人员“连补货的时间都没有,挤不进去”。秉持“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理念,“淘书乐”专区较去年展区面积扩大了1倍之多,展销书籍品种增至万余种,且绝大多数为单品,其中不乏稀缺书、断版书、签名本。旧书价格从3元一本的连环画到3万余元《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全8册)》不等。

“主打旧书、绝版书、小人书的‘淘书乐’,仅这个环形区域,三天累计销售近7000种(册)。”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型告诉记者,昨天公司又紧急调运100多箱旧书进上海书展,共计5000余种(册)。“周末客流预计增长,我们提前备足货,不要让爱书人扑空。”

上海书展特设专区展销旧书万余种,其中稀缺书、断版书、签名本“手慢无”

淘书乐众乐乐!加运100多箱旧书进书展

记者看到近九旬老读者冯瑞林,从砖红色套封里,小心翼翼抽出厚十余厘米的《精品铸就辉煌:十年后海上画派谁主沉浮·画集》。这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画集原价380元,现售78元,算是“断崖式”优惠了。“我年轻时喜欢画画,家里也堆了不少画册,但淘到这本还是想搬回家。”他说,淘书的队伍里,有耄耋老者,也有一家几口结伴同行,还有青少年。今年8岁萌萌开学上三年级,流连在小人书专区,捧起一本《铁拳》读得津津有味。

“现场旧书绝大多数为单品,手慢无!要考验眼力与手速了。”石洪颖欣喜地发现,如今传统文化在各个年龄层广泛“圈粉”,这对做书人卖书人来说极大的激励。她观察到,有时读者为了“抢”一本书,会等对方“放弃”,“有的读者买走了,另一位还不‘死心’追到收银台,等对方万一反悔了自己还能‘下手’。”还有读者翻到版权页上首印时间感慨,“这本书比我年纪还大”,连连赞叹“爸爸妈妈也喜欢”……

循环低碳,二手书一不留神成“网红”

在线上购书、电子阅读盛行的当下,每年上海书展依然吸引海量读者线下打卡的强劲动力之一,就是淘旧书和稀缺书。

读者程小姐和闺蜜结伴书展游,在她看来,二手书特别适合在展会这种有现场氛围感的环境,“网上也有二手书商家销售,但

少了偶遇的惊喜,也不知道究竟品相如何,在书展就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摸到,边翻边感受。”

“集市或书展容易汇聚更多同道中人和书友,大家一起交流更有氛围。”程型认为,市民对旧书情有独钟,一是出于年代的记忆,有些书是几十年前看过或拥有过,现在又见到了,有种失而复得的惊喜,能唤起一代人共通的记忆;二是年轻人能看到他们不曾亲历的年代的图书,有种跨越时空的新奇感;三是出于纯粹的收藏或收集需求。

上海旧书店多年来以“循环共享”为宗旨,除了出售旧书,还提供上门收购旧书的专业服务。循环低碳的二手书一不留神成“网红”,从孩童、青少年到中老年读者,无不沉浸于这片“书海”,享受淘书的快乐。书展现场有读者边淘书边交流,不时听到“这本书我今天终于找到了”的惊喜声,还有读者偶遇自己几十年前主编出版的书籍,收获满满的“时光记忆”。

石洪颖还记得,有本老版签名本《谢晋谈艺录》,曾在书展上被影迷“淘到”,开心了很久。一些以前出版的学术类书籍,由于当时出版数量稀少,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专业对口的话绝对是“可读可藏”。更多书迷表示,“希望自己看过的书能够去到新读者手中,去延续书的生命,发挥更大的价值,这是令人愉快的事。”

除了淘旧书,旧杂志海报元素做成的帆布袋同样“抢手”。根据《飞影阁画报》中的《愚园图记》《浦滨春早》等多幅图画首次推出限量主题版画,并制作了七款帆布袋,书展期间每天不重样。淘到书的同时,买一款帆布袋把“宝贝们”带走,成了许多读者的“快乐buff”。



▲现场的“淘书乐”专区吸引不少读者耐心淘宝。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淘书队伍里的专注老者。蒋小威摄
制图:冯晓瑜

从上海书展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沪上各出版社主动对接海内外机构,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刊布于世

散落世界的敦煌文献汇聚上海书展



■本报记者 李婷

季羡林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一方面说明了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国人心中持续了百余年的遗憾和痛——敦煌文献散藏世界各地,成为研习敦煌学难以跨越的障碍。沪上各学术出版社主动与海内外机构对接,收集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精华,将它们刊布于世,大大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眼下,这些填补相关学术文化空白的敦煌学最新出版成果齐聚上海书展,亮相以“泱泱大国,煌煌巨观”为主题的“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无声述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上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领域的深厚积淀、责任担当。

以出版形式,网罗海内外珍稀敦煌遗书

敦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咽喉处,是东西交流的重要节点,以敦煌遗书和石窟艺术闻名天下。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时,正值积贫积弱的清末,里面的文献文物惨遭流失或遗失,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相继取走了大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发出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以出版的形式将海内外珍稀敦煌遗书重新汇聚,成为上海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例,早在30多年前就着手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目前已出版140多册,累计发表图版数十万幅,包括

《俄藏敦煌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35册)、《甘肃藏敦煌文献》(全31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已出版17册,总26册)等。敦煌学权威专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贡献应当写上浓重的一笔。”随着越来越多敦煌文献的公布,在一代代学人的奋力直追下,我国已逐步掌握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

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聚首”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风景。这些分量十足的出版物出现在了“中华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的专架上,并置陈列的还有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敦煌俗字典》(第二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艺术大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敦煌乐舞大典》等。记者了解到,总计约百余册的彩图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批推出。这一大部头将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在中国西域考察时所收集的全部敦煌文献,以伯希和编号为顺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定题,是法藏敦煌文献首次高清全彩影印完整出版。而《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目前正处在紧张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预计2024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该辞典由著名敦煌学者郝春文、荣新江、方广钐、赵声良、郑炳林、张涌泉等编著,是对1998年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的全面增补和修订,不仅词条从原有的6000多条增补为12000条,750幅图片增补为1500幅,同时对原有词条进行全面修订完善,吸收和体现当代敦煌学的最新成果。

万枚简牍公之于众,解密千年丝路

除了敦煌遗书,简牍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敦煌发掘了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我国汉晋时期邮驿机构——悬泉置遗址。这个曾在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遗址,曾被评为1991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出土各类文物七万余件,其中出土汉简3.5万余枚,有字简2.3万枚,经过整理编号者1.8万枚。悬泉汉简中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纪年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越218年。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以及边地风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邮驿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见长。这一大宗西北汉简,或可补史籍之缺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是我国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历史渊源的第一手资料。

2019年起,中西书局将这些原本深藏库房的汉代简牍以出版的形式公之于众。《悬泉汉简》分八辑出版,目前已完成三辑。记者在书展现场看到,最新亮相的第三辑收录原简约2200枚(含三件帛书和两件纸文书),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释文紧随其后。未附简牍形制尺寸表,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更为丰富的信息。

业内人士指出,中华文明流传赓续,古文献功不可没。它们见证文脉之昌,记录过治乱兴衰。上海能成为敦煌学和简帛文献出版高地,彰显了沪上出版机构的文化使命感和雄厚的实力,它的背后是一代代出版人的不懈努力。

文学奖获得者田耳、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哲贵等以朗诵、演唱等方式演绎对诗歌的理解与体悟。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诗歌之夜已成为上海书展期间热门的品牌活动。近年来,虹口区以“文化+”理念促进全民阅读和书香虹口建设。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以“书香虹口·文学与阅读的力量”为主题,推出113场活动。

在上海书展邂逅文艺名家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重磅活动之一,“在书的世界打开世界的书”主题对谈前晚在滴水湖畔的朵云书院举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几位作家——西班牙作家洛伦佐·席尔瓦、奥地利作家菲利普·韦斯和旅居上海多年的阿根廷作家马济民,交流了各自的创作经验,尽管作品的气质迥异,他们三位的作品都以跨文化的视角展开对当代世界的认知:

席尔瓦以西语侦探小说致敬《孙子兵法》;德语作家韦斯着迷于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他从《狂人日记》里看到和卡夫卡相通的灵魂;马济民更是认为,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深刻地塑造了他当下的写作。他们一致认为,文学让这个时代的人们重新感知到被遗忘的世界的整体性。

席尔瓦:读过很多遍《孙子兵法》,“它关心弱者如何克服困境”

西班牙作家席尔瓦把世界比喻成一本大书,书里收罗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看似相距甚远的文化之间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生紧密关联,这让人震惊,但也是真实具体的。比如他的即将被翻译成中文的侦探小说《水之道》,这部描绘西班牙当代种种被遮蔽困境的作品,灵感来自《孙子兵法》。

西班牙现代司法的破案过程和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有什么关系呢?席尔瓦说,《孙子兵法》不仅讨论了战争,更是关于人生和人性的感悟。“我读过很多遍《孙子兵法》,十七八岁第一次读到时,我注意到这本书探究着人性中的真实,作者懂得从心理学的层面去探索个体如何安身立命。《孙子兵法》包含了复杂的主题,不仅是在两个军队对抗时如何致胜,它还讨论了对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抱以慈悲心,要避免无意义的战争,以及战争的终极目的不是杀伐的胜利,而是从战争中寻找救国治国的方法。这些是《孙子兵法》持续吸引我的地方,它关心弱者如何克服困境。”

《孙子兵法》给了席尔瓦极为重要的灵感,他认为侦探小说的重点不应该是烧脑的破案案和过程,叙事更值得关注弱者和被侵害一方的困境,侦探们的使命是还世界以公义,为受害人找回公道。《水之道》中关键的情节是警察们第一时间赶到受害者的家里,在卧室床底下发现了一本被反复翻阅的《孙子兵法》,这件证物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破案线索。死者曾重点标注了《孙子兵法》的《虚实篇》:“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战中最好的方式是没有固定形式,这样就不容易被找到弱点。故事里的受害者从《孙子兵法》中摸索到特定的生存之道,他在巨大的困境中寻找隐蔽的活路。两个侦探也是因为《孙子兵法》,打破了案件的僵局,以此为突破口,确认了死者的身份。2500年前中国文化的智慧结晶,在一个西班牙作家的笔下,成了照亮马德里隐秘世界的那道光。

席尔瓦庆幸中国文化在持续的传承中保护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诸多经典,也庆幸它们被翻译、传播到欧洲,“我在3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重读《孙子兵法》,这段特殊的阅读历程,促使我写作了一个特殊的故事,给它取名《水之道》,这个名字就是对《孙子兵法》的致敬。”

『在书的世界打开世界的书』

上海多年的阿根廷作家马济民相聚滴水湖畔,共话跨文化写作
西班牙作家洛伦佐·席尔瓦、奥地利作家菲利普·韦斯和旅居

韦斯:文学,教会我们从未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奥地利作家韦斯引用了德国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让·保罗的说法:“书籍是以文字为媒介来增进友谊,它们是来自朋友们的信息。”无论在什么时代,阅读永远是种承载救赎功能的行为,人们总能在阅读中进入一个新生的世界,一个能承载起“意义关联体”的宇宙。就像另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写下的:“在诗的活动,被遗忘的世界整体性得以被重新感知。”韦斯认为,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痛苦的阵痛撕裂,在精神层面感到彷徨无依的时候,在阅读中诞生的这个新世界,可以成为新的家园。“因为有语言,有书,我们能让自己从既定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他把文学比喻成“移情教育”,“教会我们从未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韦斯说,他在写作中并不关心“已知的,我的世界”,写作是场进入未知领地的冒险,他感兴趣的是“从我的世界的边缘开始的另一个世界”。他即将出版中译本的小说《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即从跨越三百年的五种不同视角展开讲述,这些虚构的讲述者分别是:生活在19世纪末巴黎的年轻女子,21世纪的雌雄同体艺术家,气候研究员及理论物理学家,经历了2011年地震和海啸的日本小男孩,以及未来的来自虚拟东京的日本女子。每个角色有自己的语言,有各自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故事在不同的形式中呈现,有百科全书式的,有哲学笔记,也有分镜漫画,一个角色意味着打开一个平行宇宙。韦斯认为,人们如果能以尽可能多的角度看待现实,就越能突破狭隘的认知,理解现实的复杂性。文学的意义就是提供多样化的视角。“我们用文学的方式旅行,就会走到世界的边缘,就像著名的弗拉马利翁的木刻版画《世界边缘的行》,画上一位中世纪传教士走到了地平线上,是天与地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地方,他把头伸进这个天地缝隙,望向地平线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马济民:在写作中建立和“中国”的关系

马济民的原名是萨尔瓦多·马利纳罗,旅居上海六年,融入了此地的日常,在最新完成的小说中,他思考着写作怎样在“他乡”和“故乡”之间建立联系,希望用写作来回答“上海给我的影响”,以及,当他虚构了一个和现实平行的“拉美”时,“中国在哪儿?”

马济民借用契诃夫的名言“当你写村庄时,你就写了世界”。他说,拉美文学的强悍传统是构建虚拟的风景,通过想象一个村庄来想象整个世界。拉美最杰出的作家都擅长于创造不存在的城市,“可以用他们想象的城市名字,绘一幅文学地理的拉美版图”。

在他的新作里,马济民也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城市,“我知道这个城市的原型在哪里,知道拉美在哪里,我在写作中不断自问,在我虚构和虚拟的世界里,中国在哪里?”他以燃烧的拉美之魂摆龙门阵,而写下来的故事集里出现了清晰的中国痕迹。比如在一个故事里,人物不断轮回,死生交替,带着从前的记忆转世成美洲的动物。他用拉美的魔幻故事,阐释中国式的“宿命”和“轮回”。马济民认为,“中国”没有直接地出现在这些小说里,但“中国”已渗透在他的写作中。他相信,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产生的,“我出生在阿根廷,住在上海,我现在住的城市和我的故乡之间隔着地球上最远的距离。在中国,我学到新的文化,新的文学,最重要的是,用崭新的角度看待自己。”

上海国际文学周诗歌之夜在北外滩举行

本报讯(记者单颖文)昨晚,2023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诗歌之夜在北外滩举行。十余位中外嘉宾轮流上台,用各自的母语朗诵自选诗歌或短片。本次活动以诗为媒,邀请中外文学创作者与爱好者共同参与,推

进文化传播、交流与互鉴,进一步塑造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形象与影响力。

阿根廷诗人萨尔瓦多·马利纳罗、奥地利作家菲利普·韦斯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唐小兵、鲁迅文

我爱读书 我爱生活 Love Reading Love Life

